

白 坊



山西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农业学大寨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毛主席语录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

这个合作社的经验也证明，适当地，不是过多地，并且是在启发社员有了充分的觉悟以后，对于贫苦社员又加以照顾等项条件之下，发动社员投资，解决合作社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是完全可能的。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目 录

引言.....	(1)
斗争哲学是法宝.....	(5)
自力更生创新业.....	(13)
开出万代幸福泉.....	(23)
金山银山一担挑.....	(32)
不断清除旧基地.....	(40)
关键在于党领导.....	(55)



引 言

晋南平原、运城盆地的中心，有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永济县三姜寺公社白坊大队。

白坊大队，有三个自然村，十三个生产队，四百九十一户，二千五百三十八口人，九百六十七个劳力，六百三十二头牲口，共耕种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九亩土地。这里土地平坦，盛产粮棉。但是，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这里却是个“水苦、地苦、人更苦”的穷地方。全村有半数以上的土地都是“圪土疙瘩老碱窝，大雁飞过也不落”的荒滩。那时候，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辛酸的民谣，真实地描写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悲惨生活：“土圪地碱水又苦，风雪难埋冻死骨，血换粮食泪拌糠，卖儿卖女渡饥荒。”全村扛长工的一百四十多人，住破庙、讨吃要饭的三十五户，卖儿卖女的十五户。一九二九年闹饥荒，好多人家断了炊烟。他们剥树皮、挖草根，在死亡线上挣扎，有五户饿得老少死绝。

解放后，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白坊的贫下中农昂首阔步地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与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斗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

到各个方面，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大寨精神，落实到办社会主义大农业中去。他们牢牢记住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对他们邻村三娄寺合作社《严重的教训》一文所写的按语中指出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的教导，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武器，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批判腐朽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在工作中，他们既注意打击明目张胆的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又注意不断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既注意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又注意这种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坚持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他们“身站白坊地，胸怀三十亿”，一心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较大贡献。他们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走“以农养牧，以牧促农，农牧并举”的正确道路，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把这个大队搞得天新地新人新，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欣欣向荣。一九六五年，白坊大队党支部书记邵鸿远同志代表全队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畜牧工作会议，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使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加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杠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老典型迈出了新步伐，整个白坊从

人的精神面貌到自然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今，当你来到白坊，一幅莺歌燕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丽图景便展现在眼前：村里村外绿树环绕，青堂瓦舍栉比排列；村旁果园绿茵茵，畜牧场里骡马肥；田野机井布成群，铁牛驰骋汽车奔。一万多亩平川地，实现林、渠、路、水、机、电六配套；水利化、机械化加上科学种田，庄稼长得格外喜人。真是，春到白坊如翡翠，夏到白坊一片金，秋到白坊遍地银。村里的政治夜校和农民五·七大学里，社员们正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二十多个农、副业加工和机械修造单位，昼夜响彻着铿锵的机械声；牲畜配种站、兽医站、小农厂里，一代新型农民在学理论，搞科研，他们用实际行动驳斥了“今不如昔”，“大老粗不能搞科研”的反动谬论。从一九六四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以来，白坊大队人变、地变、产量变，粮、棉、畜牧全面发展，粮食亩产达《纲要》、过黄河，棉花亩产跨长江，大牲畜由合作化初期的二百八十来头，发展到一千四百一十一头，生猪饲养量达到一人一头；农业机械从无到有，全大队有拖拉机两台，汽车一辆，钻井机一部，发电机两部，胶轮大车四十五辆，榨油机、脱粒机、扬场机、磨面机和各种排灌机械四百五十多台（件），农业生产和社员的生活加工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十一年共给国家贡献粮食八百一十多万斤，皮棉三百六十七万斤，食油六十二万九千多斤，还提供骡马等大牲畜六百余头。仅一九七五年，全大队每个农户就平均给国家贡献粮食一千四百六十斤，皮棉一千多斤，食油一百二十七斤。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发展，社员们在共同富裕的

道路上越走越宽广。全大队集体储备粮达四十多万斤，公共积累二百三十多万元，共盖新房一千多间，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户银行有存款。大队实现了合作医疗，建立了图书室，文艺宣传队，建造了大礼堂、灯光篮球场、乒乓球场，购置了电视机，使社员们的文化生活得到显著提高。

吃过黄连的人，方知蜜糖最甜。白坊的贫下中农每当谈起他们今昔生活的变化时，都满腔激情地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毛主席指出的“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他们总结得好：白坊能够在大面积垆土盐碱地上实现粮、棉双高产，对国家做到粮、棉、油、畜四贡献，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以大寨大队为榜样，按照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光辉教导办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斗争哲学是法宝

一九六三年夏天，峨嵋岭下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

白坊大队五千多亩麦田象涂上一片黄金，在微风的吹拂下，泛起层层波涛；二千八百多亩棉田经过雨水洗涤，棉花叶子胖乎乎、绿油油，显得格外茁壮。生产队的场院里，一头头高骠大马昂首挺胸，一个个小驹子抬起蹄子欢蹦乱跳。社员们挽臂捋袖正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抢收小麦的战前准备：有的霍霍磨镰，有的搬出牲口套绳和打麦用的杈把、扫帚、拥板、木铰，有的推出胶轮大车用木椽搭架。叮叮光光的刀斧声象节日里欢乐的鼓点，道出了人们内心的喜悦。他们互相招呼着说：

“这三年，不论天灾也好，人祸也罢，咱们可总算斗出来啦！”

“哼，老修想卡咱们的脖子，咱们听毛主席的话，来个自力更生，倒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这就是反面教员的作用嘛！”立在车上用木椽搭架的党支部书记邵鸿远接过大伙的话茬说。

邵鸿远是个非常精干的小伙子，一身结实的骨架透出使不尽的劲头，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饱含坚定的信念。他十七岁入党，十八岁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从和白坊贫下中农风雨同舟的战斗中，他深刻体会到，革命就是要搞阶级斗争，就是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斗争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只有斗争才能不断前进。

白坊是永济数一数二的大村子，解放前是反动的“一贯道”聚集的黑窝子。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土改时，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邵鸿远同志和当时的支部成员王卜典、赵铁福等，牢记毛主席关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的指示，在贫下中农的炕头、灶窝里一起学习革命理论，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民兵队伍，和阶级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使白坊的土改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正如革命导师列宁多次强调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

一九五二年，白坊贫下中农响应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热火朝天地办起了初级社。正在这时，刘少奇一伙刮来了一股砍社妖风，诬蔑农业社“办早了”，“办糟了”，是个“早产儿”，“不成熟”，“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县里派来工作组住到村里，拧住开了几天会，逼着非要解散合作社不可。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白坊党支部旗帜鲜明地说：“组织起来是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我们走定了，谁想否定它，我们就和他斗到底！”

支部一亮旗，群众劲头足。干部、群众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教导，联系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极分化的状况，畅谈这场社会经济制度根本变革的伟大意义。他们说：“不走社

会主义，咱贫下中农永远摆脱不了贫困；为了走社会主义，天上下刀尖子咱也不散伙。”十八户的“贫农社”，面对砍社妖风和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身不动，膀不摇，整整斗了一年，社总算没有散。直到一九五六年春天，毛主席为他们的邻村三爻寺农业生产合作社《严重的教训》一文所写的按语发表以后，他们才更清楚地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不断加强政治工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对社员加强了经常性的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使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

进入六十年代，刘少奇一伙又配合国际上帝、修、反的反华逆流，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竭力鼓吹“三自一包”、“物质刺激”、“工分挂帅”，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他们的煽动下，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也刮到了白坊。

多年杜门不出的富农分子邵有林，象一条僵而未死的毒蛇，悄悄地从黑窝里溜出来，造谣破坏，反攻倒算，公然领着他的孙子到村西地认他家的地畔石，灰暗的阴阳脸上露着狞笑说：“韩信王忍辱胯下，终有出头之日，这地眼看又回到咱家了！”土改时曾明目张胆向贫下中农夺取胜利果实的地主婆张召弟，前些年一直躺在被子窝里哼哼叽叽，象一具没有装进棺材的死尸，这时也象抽了料面一样，忽然长了几分劲气，黄纸一样的脸上显着神气说：“老天睁眼，鱼龙变化，穷光蛋踢打不了几天啦！”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在黑风阵阵、乱云飞渡的时候，一名支委从外面参加推行“三自一包”现场会回来，就绘声绘色地把牲口分户喂养，实行包工包产的“好处”说了一大套，还说什么：“要渡灾，要发展生产，这可是个捷法，妙法，绝法。”坐在一旁的邵鸿远和其他几个支委，越听越不对味儿，他忽地站起来，对那个支委说：

“我看你是鬼迷心窍认错路，误把砒霜当白糖。集体化、合作化是毛主席指引的路，是往共产主义走哩，如果按照他们说的，土地归个人种，牲口分户喂养，果园断给私人经营，加工厂停办，这不是又走回头路吗？再往下走，不是又要单干吗？这是条黑路，死路，绝路，咱们坚决不能走！”

鸿远一席话，把那个支委说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停了一会，那个支委象警告又象劝解似地说：“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是上面的意思，咱们硬顶要吃家伙！”

鸿远斩钉截铁地说：“不管那方面的意思，要咱们违背毛主席的教导，搞单干，跳火坑，走资本主义道路，丢了脑袋也不干！”

那个支委尴尬地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还想说什么，被邵鸿远阻止住了。他对全体支委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如今吵着闹单干，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和个别现象，这是配合国际上帝、修、反的反华浪潮在国内掀起的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们也要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拉开阵势和它进行斗争。”

深秋的夜晚，月明星稀，寒气袭人。白坊大队的各个队房里、饲养室里却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一片热气腾腾。党支部全体成员和大队的所有干部都分头下队，和社员们一

块学习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块忆苦思甜，用亲身的经历向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猛烈开炮。

请听五队贫农社员姚天合的愤怒发言，他说：“什么蔓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国内外阶级敌人出于它们的反革命本性，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咱们村有些应声虫也跟着乱哄哄，胡说‘三自一包就是来劲’、

‘三自一包’来的什么劲？是资本主义的劲，是地主富农的劲，是复辟倒退的劲。咱贫下中农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能上当受骗。”接着，他激愤地讲述了自己的苦难家史，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翻身解放后走集体化道路的幸福生活。

姚天合原本是河南济源人。一九四四年家乡遭了蝗灾，庄稼颗粒不收，他租种地主的几亩薄地，不要说交租子，连春天借下的种子也还不了。地主狗腿子一天三次逼租，逼得他全家人走投无路。他只好忍痛剜肉从老婆怀里夺下七岁的闺女，插上草标，到济源城里去卖。开始他哄着孩子，说是到集上去讨饭。当他接了人家的钱，要交孩子的时候，孩子抱住他的腿哭死哭活都不走。娃说：“爸呀！我不去，我在家里乖乖的，不要吃不要喝，我给你拾柴。”刚强的姚天合此时已是泣不成声，嘴里只是对孩子说：“你去，你去……”却也不肯丢手。后来，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和老婆携儿带女走上了渺渺茫茫的逃荒之路。在从河南到山西的路上，他又卖掉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要不是毛主席和共产党，他老两口的骨头早已扔在荒滩野郊。解放后，特别是实现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后，他一家才算踏踏实实地过上了好光景。儿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儿媳妇当了小学教员，家里盖起了新房，有自行车和缝纫机……。所有这一切变

化，他过去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

说到这里，天合提高嗓门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恩情深。这两年有人闹单干，搞土地下放，想让咱贫下中农重新讨吃要饭，卖儿卖女，这是痴心妄想，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跟着毛主席把革命工作干到底。”

姚天合的发言，说出了白坊贫下中农的心里话。通过忆苦思甜，回忆对比，社员人人心明眼亮，个个斗志昂扬。接着，大家在大会、小会上，揭发了富农分子造谣惑众、煽动单干、反攻倒算的罪行。广大党员、干部和社员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更进一步提高。原来那个跟着喊叫“三自一包好”的支委，也猛醒过来。他说：“以后我一定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决不随大流，跟着跑。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风吹浪打不动摇。”支委会当时对刘少奇的指示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决议：牲口不分户喂养，猪场、畜牧场不散，果园不下放，加工厂不停办，重奖重罚不执行。并且从生产队里抽出五名党员干部，加强对大队企业的领导。为此，县上在一次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点了白坊的名，指责他们无法无天，违抗上级指示。邵鸿远当时理直气壮地说：“错误的领导，我们就是不能服从。”从县上回来后，他们向县、地打了报告，申述了不同意的理由。其实，这不是一份报告，这是一份声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檄文。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光辉照耀下，白坊广大贫下中农，胜利地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迎来了人民公社化以来第五个丰收的夏

季。

开镰的日子来到了，村里村外，场里地里，到处是忙碌的人群。镰刀的嚓嚓声，扬场的沙沙声，扇车的隆隆声，组成了一曲雄壮的丰收大合唱。场上的麦秸子一垛一垛堆得比屋脊还高，大道上车拉担挑的麦捆子象金河一样往村里流，社员们喜不尽，忙不够，都说这是为人民公社争光，这是向“三自一包”开炮，再忙心里也乐。

这年秋天，报纸上发表了昔阳县大寨大队依靠集体力量战胜特大自然灾害的英雄事迹，白坊的干部、社员更受鼓舞。他们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大破“够吃够喝就行了”的小农经济思想，决心为国家多作贡献。经过秋田后期的紧张加工，粮食亩产比合作化初期增长了百分之七十，达到二百七十斤，棉花亩产翻了一番，达到八十多斤。不仅不再吃国家供应，还多卖了八万斤余粮，特别是大牲畜有了很大发展，由原来的二百七、八十头，发展到五百头，成为全省畜牧业先进单位。

在喜庆丰收的日子里，党支部引导全体干部和社员群众，联系白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指引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灯塔。

从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之后，白坊的党员、干部和社员群众更加明确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找到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多快好省地发

展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后来，尽管斗争一次接一次，一次比一次激烈，但他们始终都能牢牢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一九六五年，刘少奇推行假四清，真复辟的“桃园经验”，白坊贫下中农进行了坚决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抓住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和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总结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认识到，以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尚且需要经过那么长期的激烈的复辟反复辟斗争，今天，我们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就必然要经历长期的更加激烈的更加艰巨的斗争。他们决心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

自力更生创新业

一九六五年——学大寨的第二个年头。白坊乘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强劲东风，又向前跨了一步。小麦亩产又由一九六三年的二百七十斤，增加到三百六十三斤。

丰收后，县上召开小麦丰产经验交流会，通知有白坊参加。当时，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生产第一”、“物质刺激”、弄虚作假的现象还很严重。那次会上有这么个规定：凡够上四百斤的单位代表，一律戴红布条，有资格参加县委举办的宴会。白坊没有达到这个档档，当然不在其数。会上，办公室有个同志把红布条送到邵鸿远跟前，对他说：“先报上个四百斤，戴上条条参加会议，吃了八大碗，回去再把产量落实落实。”

邵鸿远拒不接受。他说：“咱没有资格吃那八大碗，作检查能行，多报可千万使不得！欺骗党、欺骗国家的事咱们不干。”

在会上，他虚心听取各位代表的经验介绍，对照大寨精神寻找白坊的差距，心里感到阵阵不安。他主动向大会要求发言。不过，他的发言不是讲成绩，谈经验，而是找差距、作检查。他说：一九六三年，大寨遭了那么大的灾害，粮食亩产还达到了七百多斤，对国家、对集体做到“三不要”、“三不少”，而我们白坊，土地平展展，条件不算差，人人都有两只手，为什么上不去呢？从我们支部思想上检查，主